

醫學源流論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者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天札則有之其老而既既而死猶然也況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却笑以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牢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尚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新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臟有五臟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闔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臟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臟大受其害邪



# 分發行所

漢口

六藝書局

沙市

六藝書局

宜昌

六藝書局

全部十四冊  
定價大洋壹圓



自叙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失彼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況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於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經絡臟腑氣血骨脈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為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於醫者下

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者又非  
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視亦不  
過為衣食口腹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  
則托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於相違而道  
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於窮經而骨肉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略盡  
於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  
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為之振興  
視為下業遂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惄然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  
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  
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涇溪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醫學源流論卷上目錄

經絡臟腑

元氣存亡論

軀殼經絡臟腑論

表裏上下論

陰陽升降論

治病必先分經絡臟腑論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腎臟精論

一臟一腑先絕論

君火相火論

脈

診脈決死生論

脈症輕重論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病

中風論

腦膈論

寒熱虛實真假論

內傷外感論

病情傳變論

病同人異論

病症不同論

病同因別論

亡陰亡陽論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卒死論

病有鬼神論

腎虛非陰症論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胎產論

病有不必服藥論

方藥

方藥離合論

古方加減論

方劑古今論

單方論

禁方論

古今方劑大小論

藥誤不即死論

藥石性同用異論

劫劑論



製藥論

人參論

用藥如用兵論

執方治病論

湯藥不足盡病論

本草古今論

藥性變遷論

藥性專長論

煎藥法論

服藥法論

醫必備藥論

丸方論

熱藥誤人最烈論

薄貼論

貌似古方欺人論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醫學源流論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者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天札則有之其老而旣旣而死猶然也況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却笑以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尚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新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臟有五臟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闔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臟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臟大受其害邪

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託邪於外。若邪盛為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豈是理矣。

### 軀殼經絡臟腑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有非經絡之所能盡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臟腑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臟腑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為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臟腑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臟腑則以生尅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臟何腑何筋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經以藉口以見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臟腑者難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臟腑之屬於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臟腑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



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為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於下病本在下而傳於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為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為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於傳則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於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護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於周身惟元陽則固守於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即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於管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即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即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於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槁所謂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上瀉陽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於臟腑病之從外入者必由於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鑿鑿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為



心之病。洩瀉。臌脹。為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臟腑有病。而反現於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於臟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着。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雜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即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已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分經絡臟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臟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臟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參耆之類。無所不補。鴆鴕之類。無所不毒。並不侷於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註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說。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臟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即指為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尚如此。餘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為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為獨治某

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 腎藏精論

精藏於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即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慙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益。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是又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淺挾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略堅寔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眩目赤。身痒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癰疽。此強制之害也。故精之為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 一臟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即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臟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臟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尚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臟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為臟

腑之華蓋臟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臟絕則臟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臟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修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律之目觀非臆說也

###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於上又純陽而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為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為火中之火腎火為水中之火腎火守于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臟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臟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臟皆有火而心腎二臟為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躁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為相火似為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即能決其生死何其近于誣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為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經為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為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



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剋如脾病畏弦木剋土也肺病畏洪火剋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症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至于真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脈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于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于脈者或有沈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況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變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脈無不可見何能診脈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臟之脈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脈為可憑而脈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為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 症脈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死生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症切其脈而後知之然症脈各有不同有現症極明而脈中不見者有脈中甚明而症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症者有宜從脈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為症所誤必為脈所誤矣故宜從症者雖脈極順而症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脈者雖症極險而脈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六脈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脈不從症也如瘦厥之人六脈或促或絕瘦降則愈此宜從症不從脈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脈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脈不宜從症也噎膈反胃脈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脈驟變百無一生此又

宜從症不從脉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脉與症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症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數肺屬金數為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不外五行生剋之理令人不按其症而徒講乎脉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脉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 脉症與病相反論

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反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即死生判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于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倍熱是也或有名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即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為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至於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脉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於脉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脉象乘其所之或一時為邪所閉脉似危險氣通即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脉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真實然後不為脉症所惑否則徒執一己之見用藥愈真而愈誤矣然苟非辨症極精脉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為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疫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疫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脉可以漸通令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熱地

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繆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墻家人以御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凡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為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實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臟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 臟腑論

臟腑同為極大之病然臟可治而腑不可治蓋臟者有物積中其症屬實腑者不能納物其症屬虛實者可治虛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臟之為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臌脹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消化矣內經有難矢醴方即治法也後世治臟之方亦多見效惟臟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青筋繞臍種種惡症齊現則不治若腑症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胃脫枯槁不復用事惟留一線細數又為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即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臟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于

秘秋得病者死于春蓋金木相尅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類臟之症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 寒熱虛實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實然必辨其真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在內也雖失寒而惡氣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在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實者形實而神衰其脈浮洪乳散也假虛者形衰而神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症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食此人虛而症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症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丸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千端立法萬變則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已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為病所惑者幾希矣

###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雜亂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志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為害非輕能熟於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則雖其病萬殊其中條理井然毫無疑似出入變化無有不效否則徬徨疑慮雜藥亂投全無法紀屢試不驗更無把握不咎己之審病不明反咎藥之治病不應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臌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豫知而為防者也總之凡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止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于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于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于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于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澆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冠醫家病家猶以為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異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即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